

YU QIAN JI SHI

御前 纪事

歌疏
著

下



女扮男装的藩王之子欢脱、逗比的御前乌龙纪事
呆萌“世子”和腹黑皇帝斗智斗勇的搞笑日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御前纪事

歌疏著

YUQIAN JISHI

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御前纪事 : 全2册 / 歌疏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274-7

I. ①御… II. ①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02453号

书 名 御前纪事
作 者 歌 疏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纪 辉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绘图 三 乖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版式设计 段文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 本 670×970毫米 1/16
字 数 480千字
印 张 32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274-7
定 价 56.0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苏陌梦游

第三十九章

好事被搅的徐丹华脸都气绿了，但在景帝面前，她必须保持风度，所以她委婉地道：“皇上，我叫人送他回去吧？估计是病糊涂了。”

赵毅摸摸苏陌的额头，果然有点烫，心下一软：“叫人给熬点姜汤来。”

徐丹华呆愣在那里，这是什么意思？

赵毅看了眼一动不动的徐丹华，恢复了平素模样：“阴阳调和也讲天时地利人和，天意如此，才让苏爱卿梦游至此。今日就到此为止吧，他日，再择一良辰吉日继续没完成的仪式。”

赵毅说得极正经，仿佛徐丹华若要坚持下面的仪式就是不知进退

不通情理。

徐丹华满腹疑问不得不压下，景帝的想法她还琢磨不透，但她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绝不是什么天意，而是苏陌故意要坏她好事——她还从未听闻苏陌有梦游的毛病！

听徐丹华出去了，苏陌想，她是不是也可以撤了，但那位被搅了好事的暴君似乎并没打算这么轻易放过她。

赵毅将手往苏陌腰上一揽，扶着人就往龙床走。

苏陌在心里打了个哆嗦，身体却装得跟具尸体一样，一点反应也无，依然有节律地跟念经似的呼着“皇上”，频率都不带一丝变化。

赵毅坐到床沿上，任由苏陌继续扯着自己的袖子：“现在朕要就寝，苏爱卿打算如何？”

这话带着明显的笑意，苏陌知道暴君肯定看出她是装的，可这种事情傻子才会承认，就算暴君把她丢进油锅里翻炸，她也得忍着。所以，她依然无动于衷地叫着“皇上”，没退一步，也没进一步。

赵毅摸摸下巴，突然将人一带，苏陌脚下绊到台阶，直挺挺地扑了过去，膝盖撞在床沿上，痛得她皱了一下眉头，赶紧又舒展开，再若无其事地叫了一声“皇上”。

赵毅笑了，笑得挺和善：“爱卿，撞得疼不疼？”

赵毅的气息在游动，从她的脸颊慢慢地游到她的鼻翼，她启口时，甚至能吸入对方喷出的热气：“皇……”苏陌淡定地僵硬了一下才将那个“上”字吐出。

赵毅不再说话，手指慢慢爬上她的脊梁骨，一个骨节一个骨节地摸过去。

赵毅心想：看你能熬多久？他就等着揪苏陌的小辫子。

而苏陌仍岿然不动，硬生生以这怪异的姿势趴了足有一刻钟。

最后在苏陌一阵咳嗽声中，赵毅妥协了：“既然爱卿这么想念朕，那就陪朕一起睡吧。”说罢身体一翻，将人甩到龙床里面，拉了被子盖上。

苏陌一阵慌乱，差点从床上跳起来，但鉴于此刻自己的情况特殊，她也只能缩在被子里，头皮发麻地又试探性地叫了一声“皇上”。只听赵毅压低声音道：“再叫，小心朕割了你的舌头。”

苏陌果然不叫了，赵毅看着窝在被子里的那张脸，勾了勾唇角，靠近了一些，用被子将两人裹在一起。

第一次，两具身体如此近地贴在一起，苏陌感觉自己的心脏怦怦乱跳，一股极具侵略性的特属于男性的温暖将她紧紧裹缠，让她动弹不得。

或许是苏陌真的病了，也或许是她折腾得累了，很快就传来均匀沉稳的呼吸声。

半夜，苏陌烧得更加厉害，赵毅活生生地当了一夜烤炉给她捂汗。第二天起床时，苏陌的烧是退了，赵毅身上却被汗湿了。他掀开被子坐起来，才发现自己的袖子还拽在某个人手里。

赵毅试图拽出来，不料她反而拽得更紧了。赵毅眉心一跳，听得外面刘德元道：“皇上，该起了。”

赵毅瞄了一眼近侧，没找到刀，便凭蛮力将苏陌拽着的那截袖子给撕了下来。

等撕完袖子，赵毅才恍然意识到，他完全可以脱衣服的，怎么就选择了断袖，再看看那个睡得毫无自觉还死拽着那截断袖不放的小东西，赵毅气不打一处来。

苏陌起床时自然也看到了那截断袖，在龙床上凌乱了一阵，默默地爬起，默默地穿好小石头送来的衣服，再默默地在近卫们无限佩服的目光下目不斜视地走出了霜华殿。

刘大青一看见她就竖起了大拇指：“大公子高才！竟然能把皇上千里迢迢接进宫的美人赶出皇上的寝殿！”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

苏陌非常谦虚地道了声“过奖过奖”，一溜烟跑了。

赵毅刚下早朝，就看苏陌一本正经，恭顺谦和地行到他面前，那

正派清淡的模样，仿佛昨日那个搅他好事的人不是她一样。

赵毅嘴角微微翘起，对苏陌道：“上茶吧。”

苏陌一躬身，用朝堂上老臣禀报天下大事的语气问道：“皇上，微臣炖了汤，皇上要喝一碗吗？”

赵毅顿了顿，今日，这小东西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端上来。”

“是。”苏陌又是一躬身，依礼退出，不一会儿真的端出一碗汤来亲自捧到赵毅面前，说道：“这汤里下了几味药，皇上尝尝，绝对益体强身。”

赵毅尝了一口，只是普通的甜汤而已，哪里有什么药味儿，再看苏陌这低眉顺眼的模样，该不会是早上那截断袖被他当成了某种暗示吧？

想到此处，赵毅的嘴角微不可查地翘了翘，善解人意地没有拆穿他，只道：“爱卿何时对药理也有研究了？不妨说来听听，你都放了些什么？”

苏陌喘了一口气，有点迫不及待地躬身道：“天南星、紫金牛、远志、龙葵、起阳草……”铺垫了这么久，终于到重点了。

赵毅一皱眉，天子远龙阳，呵呵。

苏陌又道：“最后一味便是虞美人，可补心肾。”她参考了从小到大看的所有话本，最后才想出这么一个委婉含蓄的进谏方法。按话本套路，接下来，景帝就该深深悔悟自己断袖念头之可耻，对国家社稷之不负责任。就算不嘉奖她，至少她也能被归入贤臣之列。

苏陌觉得，自己作为如此明理的一代御前侍应，必能在青史留名。

赵毅看着躬身谨立的小身板，低声警告道：“如果下次有人敢在睡觉时用朕的龙袍擦口水，朕断的绝对不是龙袍，而是他的手！”

美梦轰然坍塌，苏陌手一抖，身体哆嗦了一下，赶紧将那碗甜汤收回来：“皇上英明神武，看来不需要这碗汤，微臣这就去倒掉，倒

掉。”哪里还有方才那副持稳模样。

“苏陌。”

苏陌端着汤碗又转回来：“皇上？”私下里景帝似乎从来没有这样连名带姓称呼过她，苏陌只觉这气氛分外严肃。

“朕娶不了阿若公主。”

苏陌猛地抬起头，撞进景帝黑沉沉的眸光中。

“昨晚的事，朕恕你无罪。至于徐丹华，”赵毅眼前再度飘过昨晚的画面，心里本能地抗拒着，“就算朕纳她入后宫，也不会影响到你，也不会威胁到别人，朕心中有分寸。”

简简单单两句话，将苏陌这些日子躁动的火苗全部掐灭了。苏陌从来就不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她有她小女儿的狭隘思想，爱憎分明，她只想到她绝不能让徐丹华得了盛宠。却从没想过，无论她如何筹谋，景帝的态度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

景帝此刻把话说到这分儿上，如此郑重，既给了她交代，也给了她退路。苏陌心里冒出一股莫名的滋味，拱手深深一揖：“臣知道了。”

赵毅看着那小身板，沉默了一会儿，挥挥手让她下去。

第四十章

皇帝吃醋

赵毅的决定，苏陌不知道缘由，也不能问缘由。何况随着和亲使团的临近，朝堂上早为和亲事宜争论不休，且今日贺启章还来宣政殿就阿若公主应该定个什么妃位比较合适进行了深刻具体的讨论。在这位三朝元老心里，皇后自然还是应该留给大正土生土长的世家女子比较合适。至于那位被景帝接进宫的徐姓女子，完全不在贺启章的考虑范围内。

说这些话时，贺启章还非常和善地看着在旁边奉茶的苏陌，深以为这种以大局为重、不靠裙带关系的世家子弟甚好，过去是他小看了苏陌。

赵毅不时地点头称是，称赞宰相大人思虑周全。贺启章也道，皇

上能委任苏陌为鉴花使十分英明。君臣和乐融融，最后贺启章心满意足地走了。

“皇上，宰相大人不知道？”景帝竟然没跟宰相透露过自己并无意娶阿若公主。

“和亲为的是两国邦交，朕不娶阿若公主，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苏陌老实回答：“也许是决裂。”

“作为朕御封的鉴花使，爱卿知道自己的责任有多重大了吧？”

苏陌心头猛地一震，惊恐地看着景帝。

赵毅淡淡地瞥了她一眼：“你是鉴花使，可要想好，如何将阿若公主拒之门外。要名正言顺，让齐沃格使团无话可说。”

苏陌惶恐，难道景帝独独告诉她不娶阿若，为的就是这个？

“怎么？爱卿能想着法子将她往朕身边塞，就没法子将她塞给别人？”

“可是，阿若公主喜欢的是皇上。”若不是她喜欢，微臣会帮她吗？

赵毅无动于衷：“皇室最不需要的便是真心。阿若性情直爽，注定她没办法在后宫中生存下去。即便是这样你还想让她进宫吗？”

苏陌沉默了。她是不知道皇帝的后宫会如何血雨腥风，但她知道湘南王府中那一干姬妾是如何挣扎算计着求生的。

“何况此刻她只不过是看朕顺眼而已，还来得及。要让她移情别恋并不难，够强大够英俊即可。爱卿看看，朝中有谁合适？”

苏陌的眼珠转了一下，终于明白了景帝的意思：“皇上的意思是想让朝中大臣与她和亲？”

赵毅点头：“后天是重阳节，朕会去登玉皇山，你看看还有谁适合随行。”

苏陌领命，内心非常颓丧，景帝真是太阴险了。

当阿若再次提了羹汤来宣政殿时，苏陌生出一阵心酸。这位高贵

的公主还在兴致勃勃地跟景帝介绍自己刚学的手艺，殊不知景帝早已在心里对她做了裁决。

天下间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管倾心力，最终却只落得一个梦碎的结局。苏陌看过很多话本中痴情的狐精赔上千年修为，一心想要留住心爱的郎君，却落个魂飞魄散香消玉殒的下场。

阿若一边给景帝盛上羹汤，一边留意着在下首整理奏折的苏陌，眼珠子转悠了几下，也顺手端了一碗过来道：“大公子昨日受了凉，今日可好些？”

多么温柔可人的姑娘啊，自己却要背叛她。苏陌内心万分自责，颤巍巍地接过那碗羹汤道谢：“一切安好，阿若公主可好？”

算起来，昨日还是阿若救了她一命，苏陌愈发觉得羞愧，垂头看看热气腾腾香气宜人的羹汤，却不经意发现阿若的手指尖上有一块疤痕，忍不住道：“这是？”

阿若顺着她的视线看到自己的手指，笑道：“无碍，在锅上烫的。”顿了顿，又道，“昨日大公子为什么会跳下水？”

苏陌放下碗，掏出只小瓶，握住阿若的手腕，给她抹上膏药，不经意地答道：“我以为公主溺水了。”

阿若感觉到伤口处传来一阵清凉，还有淡淡的雪梅香，清幽淡远，鼻翼跟着抽动了一下。她在赵毅面前将这根受伤的手指晃了那么长时间，却没得到他一句话。而这个看似弱小的大公子，一眼便将她的伤看得一清二楚。

昨日，她跳下去那么长时间，景帝没有过来看一眼，若她真的不会水，早已淹死。那个时候，她心里其实是很凄凉的，更有愤怒，那时她甚至想过，要不自己真溺水试试，试试这个男人的心肠到底有多硬。可那一刹那，她看到在岸上焦急呼唤的苏陌，竟毫不犹豫地跳下来……

昨晚，阿若一直睡不着。她在想，纵使天下最强大的男人又如

何，这个男人并不愿意保护她。

相反，那个弱得不堪一击的人却屡次帮助她，甚至在危急时刻为了自己甘冒生命危险……

苏陌几下就将阿若的手指包好了：“这药很好，两三天疤就会脱落。”又低声道，“昨日的事情是我对不住你，坏了你的好事。”

若不是自己贸然跳下去，或许真能挨到景帝来救人，当然，也可能是内侍或者侍卫也不一定。

她把声音压得极低，与阿若的距离自然也拉得近了些。阿若一抬眸便看见那双漂亮的眉眼。

赵毅在龙案后将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心中暗道：就那黄豆大的一点小伤，也能叫伤吗？

他咳嗽了一声，对苏陌道：“苏爱卿，把河西水患的奏折拿过来。”

苏陌赶紧将水患的奏折呈上去，顺道还将户部以及治理水患的官员的奏折也一并拿了过来。

赵毅一边翻看奏折一边晾手。苏陌只觉得赵毅的姿势有些诡异，忍不住朝赵毅那只晾在一旁的手看了看，却见赵毅厚实的掌心上横亘着一道新鲜的伤口……

伤口看起来应该是昨天留下的。苏陌迅速转动脑子，昨日景帝并没有受伤啊，难道是自己蹭龙床时又做了什么不合规矩的事？

苏陌冷汗刷的又下来了，眼睛一挪，当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眼观鼻鼻观心。

赵毅的手晾了足有一刻钟也没见某个浑蛋询问一句，心中有些不满，抬头去看苏陌，发现苏陌的视线竟然盯着阶下——阿若正在翻苏陌之前看的闲书，还看得津津有味。

赵毅收回晾得不自在的双手，对苏陌道：“上茶。”

苏陌不敢怠慢，尤其在自己可能又误伤了龙体之后。

赵毅这茶喝得有境界，一手拿着奏折，一手去摸苏陌递过来的茶

杯，毫无意外茶杯顺利地翻倒又被他眼疾手快地扶正，不过热烫的茶水已经洒了他满手。

苏陌去抽手绢，才想起手绢在阿若手上，于是她只好拉着自己的袖子给赵毅擦手。

她惊慌失措的模样让赵毅的嘴角微微勾起：“茶水有点烫，给朕上点药。”

苏陌立刻朝外喊：“传太医！”

赵毅眉心一跳，淡定地向进来的太监摆了摆手，转而对苏陌道：“只是一点点烫伤，你那里不是有药吗？”

苏陌看着他掌心的那道口子，被水泡过后显出几分狰狞，没流血却有淡淡的黄水溢出：“皇上，还是让太医看看吧。”说得小心翼翼，带了几分胆战心惊的惶恐。

赵毅漫不经心地瞥了她一眼：“若朕受伤的事情被太医知道，必然会传开。”

苏陌的脸白了几分，是啊，这是刀伤，不比上次她的手抓出来的伤，被有心人参她一个刺杀皇上的罪名都可能。

为了减轻一点自己的罪孽和愧疚，苏陌将随身带的那一瓶药全都抹在了赵毅的手上。

赵毅淡淡地道：“只是点皮外伤，无妨。”手却一直赖在苏陌掌中，并没有收回，随后看似不经意地扫过阿若。

阿若奇怪，景帝在这种时候看向自己是个什么意思？汉人的弯弯肠子她一向很难理解，最后灵光一闪，明白过来，于是施施然走到御前，大方地对苏陌道：“让我来吧。”

赵毅的眉梢微不可查地抖动了一下，客气道：“这等小事怎敢劳烦公主亲自动手？”

阿若却不跟他客气，只道：“这原本是我分内的事情。”

以诚换诚，将心比心，阿若觉得既然注定要和亲，就该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赵毅客气地道过谢，顺道问了一句：“九月九是重阳节，公主可想跟朕去登山？”

惊喜来得太突然，阿若方才还迷惘的心一下子又躁动起来：“听闻大正江山如画，阿若正想去看看。”

赵毅满意地点点头，瞟了苏陌一眼，苏陌默默地抹着冷汗，这么说，她真得找个跟阿若性情相投的人随行了。

苏陌踌躇再三，最后站到了罗钊面前。

重阳登山

第四十一章

罗钊坐在马车上，让车夫慢悠悠地从兵部出来，眼睛下意识地往皇城方向膘去，便见苏陌站在夕阳余晖中露出一抹清淡的笑。

罗钊的心脏微微缩了一下，略有些慌乱地靠进车里。直到车夫道了一句“罗大人，苏大人在这里”，这才端正表情，重新挑开帘子，见苏陌拱手冲他一礼。

“大公子在这里等人？”

苏陌从怀里掏出一串珠串：“珠串串好了，我顺道给罗将军带来。”

罗钊接过珠串，因为是重新串的，并不是旧时模样，但掉了的那一粒对珠被苏陌用一粒珊瑚珠替代了。

罗钊的手指在那粒珊瑚珠上摩挲了两下，斜阳照在上面，泛出红色荧光，一看便是上品。

苏陌轻咳了一声：“愚弟不知何时弄丢了一颗珠子，只好找了一颗替代，希望罗将军勿怪。”

罗钊嘴角动了一下，若无其事地将珠串收入怀中：“上来吧。”

“啊？”苏陌看到车夫将凳子放到地上，才明白罗钊是叫她上马车。

苏陌道了声谢，便在车夫的搀扶下登上马车。

苏陌大方地在罗钊侧面坐定，斟酌了片刻，才道：“这珠串罗兄是不是要送给心上人？”

罗钊面无表情地道：“非也。”

苏陌眼珠子稍稍转动了一下：“这是女子戴的珠串。”

不是送给心上人，难道你自己戴吗？再说，也没听说你身边有什么年轻的小姑娘。

罗钊神色微动：“大公子既然帮了罗某这个忙，罗某必然还你一个人情，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被罗钊的直白噎到的苏陌轻咳了一声：“明日便是重阳节，愚弟想邀罗兄一起登山。”怕罗钊多想，又补充了一句，“张兄也去的。”

在苏陌无声的期盼下，罗钊沉默了一会儿，道了一个“好”字。

苏陌长长吁出一口气，她跟罗钊似乎从来没有好好说过话，难得他如此配合。

罗钊将苏陌送到湘南进奏院，苏陌下马车前问了他一句：“罗兄喜欢什么样的女子？”

罗钊也不知道当时哪根筋抽了：“美丽，剽悍，英勇善战！”苏陌点点头，心中甚是满意，就在她下车时，罗钊又补充了一句，“跟你相反的就行。”

苏陌一个趔趄差点扑棱下马车。在地上站定，苏陌拱了拱手，脸

上一派平静地再次道谢。

翌日一早，很有自知之明的苏陌轻装简行，与晓月一道上路。罗钊与张弛早早在前厅等候，张弛自不必说，自从跟晓月心意相通后，再不像以前那样穿着随意，随时都将自己打扮成一副贵公子派头，试图给晓月撑住场面。

至于罗钊，苏陌是没看出什么不同来，反而是晓月对她道：“我怎么觉得罗将军今日变白了，也变俊了？”

苏陌看了一眼，很诚恳地道：“大概只是今日胡子刮得比较干净而已。”罗钊从来不将仪表当回事，今日胡子刮得这般干净简直出奇了。

罗钊耳朵动了动，嘴角向下轻轻扯了一下，对张弛道：“走吧。”说罢率先在前面走。

一出门，苏陌就看见苏誉正骑在高头大马上丢给她一个嫌弃的眼神：“怎生如此慢？”

苏陌哑然：“弟弟你也去？”这是为罗钊跟阿若刻意制造良缘的，人多反而不太好。

苏誉懒得答理她，跟罗钊和张弛见了礼。外出这种事，作为男儿的苏陌自然是要骑马的，进奏院唯一一辆马车便成了晓月的座驾。

苏陌认真观察了一下面前的大马，试图找一个合适的角度以合适的力道一举登马成功，还没观察好，她便觉一股热气突然靠近，腰上一紧，人已经被提上马背，稳稳当当地坐好。

苏陌客气地冲罗钊拱了拱手，罗钊吭都没吭一声，兀自上了自己的马。

到达玉皇山脚下时，景帝的车马也刚到，阿若自然与他同行，意外的是后面竟然还跟了一个娇滴滴的徐丹华。

两个女子一个温婉妖娆，一个英气十足，分立赵毅左右，这对比鲜明了一点。